

# 《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跨文化视域下英雄史诗的多维比较研究

王雅菁 周灵颖<sup>通讯作者</sup>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14；

**摘要：**代表东方藏族文化的《格萨尔》和代表西方古希腊文化的《伊利亚特》作为经典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多从各自文化语境出发，剖析其多方面的价值意义。而从跨文化视域下的多维角度出发，在文化背景、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叙事艺术等方面对这两部英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两部英雄史诗本身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拓展跨文化文学研究视野，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

**关键词：**格萨尔；伊利亚特；英雄史诗

**DOI：**10.64216/3080-1516.25.03.036

在人类文明史上，英雄史诗以其独特的形态承载着不同民族的人民对生存境遇、价值信仰与民族文化的深刻思考。而《格萨尔》和《伊利亚特》分别作为象征藏族游牧文明和代表古希腊海洋文明的英雄史诗，纵然文化语境大不相同，却构建了人类文化早期英雄叙事的巅峰。

## 1 文化背景

黑格尔认为，“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如果把这些史诗性的圣经搜集成一部集子，那会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英雄史诗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熟，承载着民族精神传播开来。

《格萨尔》的诞生与传播离不开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因素。地处高原的藏族人民在游牧文明传承下与自然共生共处，人们团结友爱，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当时民族迁徙频繁，动乱频发，藏族人民渴望有一位英勇的领袖来统一部落。因而史诗内容不自觉反映出藏族人民对理想英雄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格萨尔》的另一特征是其主要依靠口头传唱。自诞生起便在民间艺人的说唱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活态”的文化传统。这种口头传承方式不仅赋予它极强的互动性和适应性，也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萨尔》逐渐从藏族地区流传到蒙古、纳西等民族，并在其他民族的再创作中焕发了新的生机。

而《伊利亚特》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时期。彼时人文主义精神盛行，追求理性、民主，与藏族人民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区别。海洋文明孕育了其大海一样汹涌澎湃的性格，成就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整体社会环境是相似的动荡不安，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引发了古希腊人民的深刻思考。《伊利亚特》以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为创作背景，带着对和平正义的渴望，塑造了民众心中的英雄式人物，展现了古希腊时期备受推崇的英雄精神以及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同时期完备庞大的神话体系也使众神成为这部史诗的一部分，为《伊利亚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同于《格萨尔》的“活态”口头传承，《伊利亚特》流传至今仍然经久不衰主要依靠书面形式的记载。据记载，《伊利亚特》的规范诵本在公元前6世纪由雅典执政官裴西斯特拉托斯指派完成，标志着其书面化的初步完成。书面文本的记录和保存使《伊利亚特》历经岁月侵蚀却还是以相对完整的内容流传下来。

综上所述，《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二者纵然诞生于迥异的民族文化土壤——青藏高原的游牧文明与爱琴海的城邦文明——但人们对与和平的向往是一致的，共同的向往和精神追求让他们创造出了本民族的英雄。

## 2 主题表达

伟大的主题往往具备普遍适用、广泛覆盖以及深刻隽永的特质，它能够生动地展现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以及对真善美这一永恒文化心理的不懈追求。与此同时，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烙

印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历史印记,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元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世界文学主题丰富多元的鲜明特征。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主人公“格萨尔”戎马一生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青藏高原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在史诗讲述中,格萨尔王率领着众多英雄征战沙场,与周边部落进行数次战争后最终成功建立了岭国,带领子民们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格萨尔诞生之前的岭国,“那时,南瞻部洲大地,特别是雪域藏土境内,到处战乱纷起,民众灾难横生。”在如此残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百姓们虔心渴望能够出现一位盖世英雄拯救他们。格萨尔的出现无疑是众望所归。史诗从最初的《天岭》部到最后的《安定三界》部,格萨尔都为了实现统一而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因此可以说,和平统一是史诗《格萨尔》中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表达了为了“大我”,为了和平统一的英雄行为的歌颂与赞扬。

而关于《伊利亚特》的主题,史诗开篇就鲜明地提出:“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愤怒。”荷马已直接将“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伊利亚特》的主题。关于阿喀琉斯,《欧洲文学史》中对他这样评价,“阿喀琉斯的弱点是明显的:残忍、任性、过分执拗”。那他的愤怒由何而来呢?当希腊联军受国王牵连所苦时,阿喀琉斯站出来揭示了真相。国王恼羞成怒,夺走了阿喀琉斯的女俘。阿喀琉斯的愤怒由此而生。这份愤怒是身为平民的他,对国王背后的王权的挑战与质疑。国王身居高位却德不配位——那就推翻不合理的专制统治。《伊利亚特》的人本主题在民主的呼声下熠熠生辉。

### 3 人物塑造

史诗中的英雄形象通常是高高在上,威严、勇猛、无所不能的,他们是天神,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们能屈身于老百姓当中,和普通人平起平坐,成为老百姓的护佑之人。格萨尔王作为一位英雄,自出生时就具有神的属性。在成长过程中,他经历诸多磨难仍不改初心,始终坚守正义。他的形象既具有神性的仁慈悲悯,又具有人性的正义勇敢,可以说是无私奉献、不顾小我的完美的英雄形象。他的身上带有典型的集体主义色彩,一切都是为了大家,没有个人主义的“逞能”。作为英雄人物,他谋求的是整个民族的幸福和平。

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格萨尔王身上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作为民族英雄文化符号,实则是本民族人民集体无意识的投射。“集体无意识”出现在很多神话

和人类历史上的原始记忆中,特别是关于人与神在时间和精神上的交汇地带。集体无意识是非个体的,无论是赋予形象以神性还是人性,都对个体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心理影响。

但《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完美”英雄。他有正直勇敢的一面,在国王因一己私欲与代表神权和教会的克律塞伊丝和她的父亲对立,以致整个国家都被牵连时,阿喀琉斯勇敢揭示真相,向专制王权发起讨伐。而他也有极具争议的性格冲动、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另一面。朱维之认为,“通过阿喀琉斯愤怒的情节,诗人还给我们显示了在氏族集体的英雄身上开始萌芽的个人意识,这是不利于集体,需要加以谴责的东西。”在“阿喀琉斯的愤怒”后,他选择直接退出战斗。而希腊将士们就此突然失去伟大英雄的庇护,在面对敌人时连遭重创。因此许多人将这惨重的伤亡归咎于阿喀琉斯。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其实是腐朽落后的专制王权。阿喀琉斯退出战场,实则剑指王权,不屈的民主精神成为他结束王权统治、真正结束战争的利器。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形象和英雄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一定的共性。《格萨尔》中的英雄形象更多地体现了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宗教属性,而《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个人主义、荣誉至上和理性精神。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两种文化的不同,也与其各自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格萨尔》作为一部“活态”史诗,其英雄形象更注重集体利益和宗教信仰的表达。而《伊利亚特》作为一部书面化史诗,其英雄形象更注重个人能力和荣誉的彰显。但两部史诗在英雄观念上也存在共性。例如,它们都强调了英雄的勇气和智慧,都通过英雄的行为来传达正义和道德观念等等,反映出了人类文学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共通性。

### 4 叙事艺术

《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虽同为英雄史诗,在叙事形式上都具有书面文本和口头演述两种方式,但在叙事艺术上却大有不同。

从史诗叙事中的外在样态看,《格萨尔》重视空间思维,淡化线性时间,情节缓慢推进。其叙事结构宏大而复杂,采用了多线并进、环环相扣的方式。全书以格萨尔王的经历为主线。在《格萨尔》的主体部分“征战”涵盖了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以及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其中分支

故事相互交织,每篇围绕格萨尔王的一个重要事迹展开,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这些单元之间虽有简单的相连关系,但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因此呈现出一种多线并进的叙事效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叙事网络,体现出其叙事的空间性特征。

同时,《格萨尔》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大量的神话说、民间故事和宗教仪式,使整部史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反映了藏族文学独具特色的叙事传统和艺术风格。其叙事节奏和韵律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长篇的说唱形式使叙事既有节奏感又富有韵律美,易于在民间传唱和记忆,成为《格萨尔》经久不衰的重要前提。

与《格萨尔》的分散并列结构不同,《伊利亚特》的叙事结构呈现出高度的集中化和整一性。它以特洛伊战争的最后50天为时间切入点,围绕阿喀琉斯的愤怒展开。这种集中化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古希腊叙事思维的时间性特征,即围绕一个核心事件展开构建情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伊利亚特》的情节结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一个完整划一的行动,而非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这种结构方式不仅使《伊利亚特》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也体现了古希腊文化对时间逻辑的重视。《伊利亚特》是以时间思维来构设情节的,而《格萨尔》是以空间思维来构设情节。前者带着“担心”而谨慎推进,唯恐时不我待、机会难再;后者带着自信而大胆推演,自信王业定有神助,所以大王坦然拯救、轻松行动。

## 5 结语

英雄史诗作为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为后世的人们延续传承了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比较研究《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之间两种不同的文明碰撞出的灵感火花,探讨两部英雄史诗在文化背景、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和叙事艺术方面的异同,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它们作为民族文明的集大成作普遍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和价值观念,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 参考文献

- [1]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王兴先.格萨尔文库.天界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1.
- [3](古希腊)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7.
- [4]李赋宁总主编;刘意青,罗经国主编.欧洲文学史第1卷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 [5]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6]仁欠卓玛.环喜马拉雅地区英雄史诗主题比较研究——以《格萨尔》《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为中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02):100-105.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2.02.013.
- [7]栗军.英雄形象在当代文本中的现代性阐释——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为例[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6):85-90+156.
- [8]郁丹.英雄、神话和隐喻: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J].西北民族研究,2009,(02):124-135+225.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09.02.001.
- [9]罗文敏.叙事—抒情与书面—口头:《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形态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150-158.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21.06.010.
- [10]罗文敏.纵聚向与横组合:《格萨尔王传》与《荷马史诗》整体结构之异[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9(05):160-164.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09.05.031.

通讯作者:周灵颖(1992-),女,云南昆明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